

趙文肅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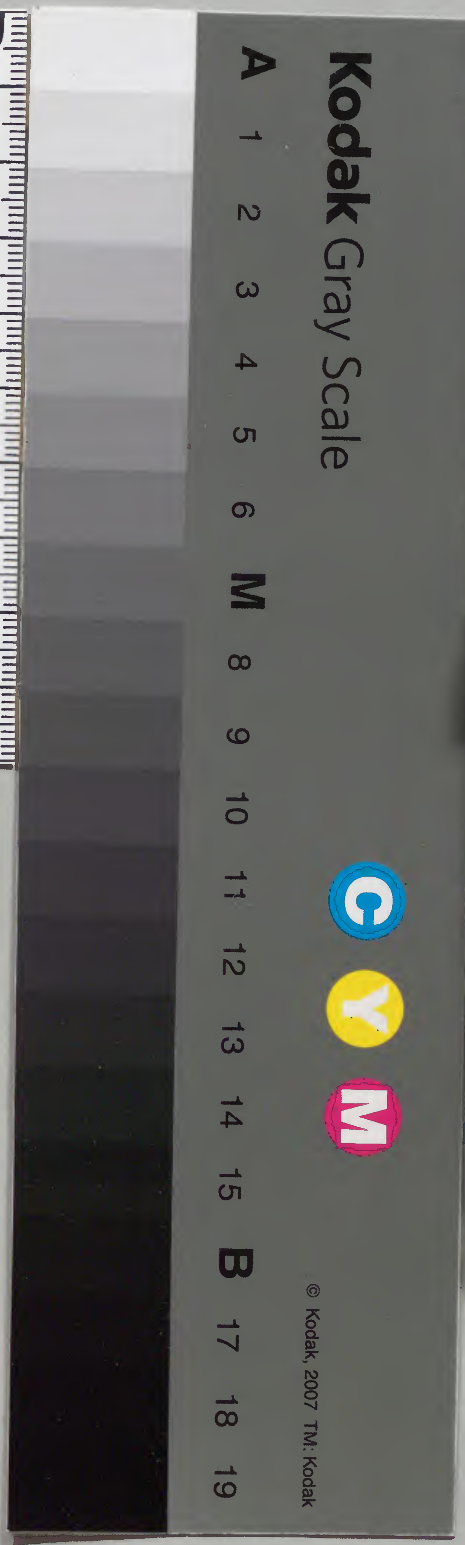
目一二

漢書門類			
三五	ハ	〇	號
九六	函	架	冊
一一	冊		

庫文閣内			
三	五	〇	號
二	八	冊	架
二	冊		

内閣文庫	
番號漢	3580
冊數	2 ( 1 )
函號	316 139

316-139





趙文肅公集目錄

卷之一

乞求真儒疏

嘉靖戊戌年

宣諭將士疏

嘉靖庚戌年

自陳疏

嘉靖丁巳年

自陳疏

隆慶己巳年

議邊事疏

隆慶己巳年

論營制疏

隆慶己巳年

辨霍本兵疏

隆慶庚午年



淺草文庫



310-132



乞致仕疏

隆慶庚午年

乞留撫臣疏

隆慶庚午年

乞止考察科道疏

隆慶庚午年

乞致仕疏

隆慶庚午年

卷之二

與趙浚谷中丞書

荅胡廬山督學書

與高中玄閣老書

謝張太岳閣老書

與劉珥江春元書

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

其三

其四

復廣西方伯張鄧西書

與聶雙江司馬書

與嚴介谿閣老書

再荅書

又荅書



與徐少湖閣老書

再書

與真定中丞吳望湖書

與吳初泉侍御書

卷之三

贈謝給諫序

送胡少岩給事西歸序

送李隆仲令丹徒序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別江北谷令洪洞序

贈唐郎中幼貞出守廣平序

代壽徐存齋閣老六十序

內外二篇都序

史業二門都序

卷之四

湖廣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鄖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大足縣儒學尊經閣記



忠州重修唐陸宣公祠墓記

六經堂記

四川修拓貢院記

弟仲通壙記 中陰頌

孫孝子傳

趙文肅公集卷之一

內江大洲趙貞吉著 晉江卓吾李贄選評

乞求真儒疏 嘉靖戊戌年

翰林院編脩臣趙 謹奏為乞敷求真儒以贊大業  
以慰 聖心事臣於本年四月廿一日伏覩 皇上  
軫念元元旱傷流離乃躬祀郊雩百官陪拜臣於時  
感激發奮退思時務但臣智慮短淺見聞寡陋不能  
一時備悉條列謹取其大者一事為 陛下陳之臣  
所謂大事即敷求真儒是也夫果求真儒也則天下



之事自有任之者矣又何待於臣瀆告也乎臣聞爲政在人雖有聖君必資賢輔此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中興之運汲汲求治十有七年於茲矣志非不勤而未收丕應之功人非不用而鮮獲得賢之效此其故何也蓋由大小臣工罔懷報主因循偷安流風委靡股肱師保之義鬱而不明論道經邦之職曠而不脩日久日浸無復奮庸之氣陛下欲驅策此輩以赴于勲華之域不其難乎若猶安守故常而不廣求真儒以爲之用臣恐 聖心無

說得十分了但許象耳

時而得慰也太平之業無時而得建也且聘徵之典

乃 祖宗舊章以至 列聖亦有 令甲其在

英宗朝嘗舉江西儒士吳與弼矣其在

憲宗朝嘗徵廣東貢士陳獻章矣矧

上帝篤生聖明應期御世真大有爲之 君也則何

爲而不生名世之臣與之相應相求也哉故曰雲必

從龍風必從虎

聖明既作賢哲快覩乃今遲久而未相遇者無亦求之有未至也乎蓋文藝之科有司之式可以旁搜中



才而難于坐致不召之士也。故必有渭濱傅巖之事，而後足以當今日大有爲之運。臣請以商周之事明之。昔周之文王承累世之隆基嗣太王王季之盛德，西土君子當必滿朝而弔民混一之大業，則必付于渭濱之釣叟。商之高宗起于殷道方隆之日，遺老故舊應必足用而益梅舟楫之寄，必托諸傅巖之築。夫當是之時，二賢非有希合於世之願也。殷周之制，非別無取士之科也。而二后則特超然爲格外之選。二賢之旣得遭遇也，則投竿釋錡，位登台衡，不崇朝而

知大業之可定，不下帶而知正學之可明。若此相逢，機動神交，洋洋在兩間輝映萬代，所謂惟非常之士建非常之功，惟非常之君能用非常之士也。故不以文王高宗之事望我皇上者，是上負聖明者矣。不以呂望傳說待天下之士者，是下誣豪傑者矣。

陛下若以二后爲敷求之式，則何遠不動。何幽不應。以二賢爲得人之準，則何取不精。何得不真。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得一人焉如呂望而用之，得一人焉



如傳說而用之則何願不遂何功不成語曰取長途者必策良駿善工事者先操利器真儒者適治之良駿而平章之利器也今歲月易遷羣生之望治切矣陛下何難于此而不爲也且羣鳥落落不如一鶚具臣翩翩不如一賢賢者之用于人國也以道事君以正格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家國天下爲一念是故陰陽未調水旱相仍則大臣憂之四夷未賓軍務敝頽則大臣理之黎民流離府庫空虛則大臣恤之風俗衰惡人才頗僻則大臣率之貪夫顯行酷吏未

除則大臣治之百度未張萬方未和盜賊具興則大臣任之故曰適治之良駿而平章之利器也盛古哲王所以運天下之具如此今陛下上嘉唐虞下樂商周而治平之願尚未自慊者無乃具之未備與豈陛下之意亦將謂世無斯人哉則燕齊之國尚有管樂炎劉之季亦生諸葛况乎巍巍盛朝中天而立薄海內外豈無一人抱王佐之略而處者乎



劉平之。意亦深。謂其無謀。入遊。眼。燕。秦。之。國。尚。有。會。  
 無。以。具。之。未。前。與。豈。者。用。十。人。而。以。其。  
 劉。平。之。燕。秦。燕。不。樂。商。風。而。欲。平。之。佩。尚。未。自。刺。者。  
 王。飛。以。戰。天。下。之。具。吹。山。今。  
 劉。平。之。站。日。敵。敵。之。身。魁。而。平。章。之。味。器。也。益。古。昔。  
 劉。平。大。劉。平。之。百。數。未。幾。萬。丈。未。味。益。想。其。與。同。大。

宣諭將士疏

嘉靖庚戌年

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臣趙

謹題為

宣諭事本月廿一日准臣奏為獻計破虜事今虜大  
 營在通州先鋒環繞京城不先挫其鋒則虜益驕不  
 可制矣臣愚妄謂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辨博官一員  
 捧 詔詣各軍營激勵三軍之士許開損軍之今許  
 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為戰但得一首級者見  
 賞銀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遛觀望不進者亦許本  
 官指名參奏在不失機宜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



官校押付各營紀功官負隨同本官刻期發行待事  
定之日今如故惟

皇上命當事大臣議其便宜行之欽蒙

皇上准臣論事陞臣一官兼風憲職銜奉 勅宣諭

城外各營將士寬其損軍之罪重其賞功之格臣于

本月廿二日酉時領 勅廿三日前詣城外總兵官

咸寧侯仇鸞等營宣揚 聖意激勵勇敢廿四日早

再至營營令其督軍前去勦捕零賊鸞以爲雨大未

可動臣以爲此雨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

軍

軍出奇之際今傳聞虜往白羊口出去臣以爲白羊

等處皆山隘險塞去處而此賊止其一支又以搶掠

財畜極多輜重爲累若用奇兵趨出賊前令賊回尋

古北口故道則我三軍大戰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出

待其半渡縱兵擊之可獲半克若止望賊塵送之則

爲無策今 朝廷開曠蕩之 恩令爾將官各得展

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且賊入山險之中復值雨

水如此乃狂虜大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臣

言卽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激思



奮卽時前去臣仍宣諭城西城南城東守護等營畢  
尚有宣府總兵官趙國忠一營在沙河迤北離城尚  
遠臣未經辭朝不敢擅去已令總兵官仇鸞差夜不  
收齋捧臣宣諭告示彼中將士訖廿五日卯時進城  
臣才薄識短不能仰荅我

皇上激勵將士之至意臣不勝悚懼待命之至

軍山音之烈今專聞賊書自羊口出去自以爲日羊  
善與昔山盪劍塞去或而此類其一支又以劍

自陳疏 嘉靖丁巳年

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臣趙 謹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嚴考察事臣由嘉靖十四年選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脩歷陞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左春坊  
左諭德兼監察御史謫廣西慶遠府荔波縣典史歷  
陞直隸徽州府推官南京吏部選清吏司主事署  
郎中事南京光祿寺少卿南京 政使司右叅議叨  
轉今職近該南京吏部奉有 依考察兩京五品  
以下官員臣忝官四品例應自陳竊念器識凡下文



采不章蒙 聖明拔儲館職一十六年然後付以成均之任未有毫髮之功以報 至恩而間因奉使無狀自取罪責復蒙

皇上寬其斧鉞之誅惟令置之遠方俾其思過而八年之間已復薦歷清省陟在下卿之列故臣之感奮圖報最切最深無以為喻居嘗思念臣樗朽之材雖獲沾 聖明不忍終棄之仁而臣犬馬之年已侵尋疾患屈于始衰之日圖報之心徒切鞭策之力莫前夙夜惶惶懼招鵬梁之誚以傷素絲之風而未敢以

為請也即今考察京官正大彰黜陟甄別賢不肖之日伏望 聖慈俯鑒容臣此時罷歸田里以警偷惰以清仕路則天下曉然知我

皇上於一微臣所以育養懲艾湔滌之以成其材者已無不至又必待其位至見其終不足以克荷然後去之則莫不勸于義而奮於志矣此正我皇上所以御羣臣而隆聖治之道之最切者也



自陳疏

隆慶己巳年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臣趙 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近該吏部  
題請六年考察京官四品以上許令自陳恭候 宸  
斷臣叨官二品謹遵例自陳者伏念臣某以嘉靖十  
四年進士擢居史職庚戌之秋在虜犯順臣力沮羣  
姦和貢之議遂為所構仰賴 先帝聖明察臣孤忠  
罪止降用至辛酉之秋復蒙 先帝收錄陞臣戶部  
右侍郎到任一月惡臣者暗令言官逐臣回籍家食



已久年力就衰已絕仕進之望矣恭遇  
聖明御極拔擢海內懷忠仗節困阨廢棄之臣洗滌  
而錄用之於時起臣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  
皇上臨視太學錫臣以坐講之榮臣轉陞南京禮部  
尚書復特賜召還之命乃臣旋自南曹再供講幄  
則兼官分教恩賚有加遭遇之盛獨在廢起諸臣  
之右矣故居嘗揣捫實自懷耻竊念教士修史日講  
敷言俱爲重任已非臣之淺陋所能稱塞况臣又當  
此垂老之年精力衰耗雖強矜持而智慮不逮故侍

從將及二載而報荅未有涓埃當此大明黜陟以勵  
臣工之日所當急退以避賢路豈宜久冒榮祿浮沉  
取容以自壞名檢于晚節末路也哉伏望

皇上俯念微臣青衫去國白首回朝故態尚存形

可憐影孤隻既不能爲人作桃李之私又不敢背公養籠  
罩之譽徒恃恃直終蹈危機故于此時懇乞骸骨願  
齋拙志生還舊山以消羣猜之疑終守知足之戒是

我

皇上既擇用臣於廢棄之餘又保全臣於寵榮之後



矣臣雖晚達而得善終又豈非至幸也耶

贊林志主張蒼山以散舉餘之致終皆吟吳之妖異  
單之譽封封執直終詛或難姑于其地驟之並骨願  
濕應雙翅不指為入卦對李文法又不始背公養翁  
皇土前念端且青漆去因白首回 牌姑讓尚齊沃  
頭容以自對各餘于劍前未祖出若外望修史日  
至工之日視當急舉以職賀祖豈宜久冒榮新乳武  
炎餅又二輝而碎答未育既或當批大即熙則以調

議邊事疏

隆慶己巳年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趙 謹奏為懇乞

聖明賜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以明臣節以圖報稱

事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命臣以本

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李春芳等在內閣辦事臣于

次日廷謝畢復 面恩講筵蒙 天語叮嚀命臣盡

心輔政贊理政事欽此臣於時稽首仰對謂近日

朝廷紀綱邊防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捨身任事未免

招怨伏望

誰能如  
此誰肯  
如此誰  
印如此

道文請入集

卷之一

十一



皇上與臣作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負任使以干明典伏蒙 俞旨知道了欽此臣某感恩圖報一念之誠于是淪洽骨髓矣至九月內聞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學握兵觀望于懷來宣府之間總兵趙崙棄鎮遠避于應州方域之境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夫高位重祿之臣有封疆守備之責者坐視狂虜深入屠殺生民曾不能發一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其罪亦已重矣然又于旬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乃敢上誇功獻捷

之疏以欺罔 天聽是誠何心哉人臣之罪寧復有大干此者乎當有巡按直隸御史燕儒臣歷陳該鎮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方殘傷之狀以 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查鐸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圻劾陳其學趙崙掩敗爲功扶同欺罔之罪一時 朝廷之上公論賴之稍明奈何該科該部襲守近年舊套在科則爲漫然兩可避匿之叅在部則爲肆然庇護再查之覆蒙

皇上發下內閣令臣等看詳擬票聞臣卽與大學士



李春芳說道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  
 在正 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  
 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  
 可復整理矣此乃 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隸  
 又安可不勉乎  
 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任然烏能修政立事以報  
 荅 聖主之知遇哉今正大同之罪只以 祖法國  
 是公論清議八箇字斷之足矣主將不固守 祖法  
 也隆慶元年

卷之二

皇上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  
 奏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  
 清議也守 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  
 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箇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  
 政不可脩又何懼于任然哉于時閣臣不以臣言為  
 然臣亦隱忍不敢瀆 聞者以為俟其再查果如奏  
 劾所論則請正其罪未晚也今該巡按燕儒臣覆查  
 失事罪狀益加詳著况未經再查之先大同失事之  
 情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今兵部題覆



國老  
先生一  
庄遇事  
直吐肝  
血與坡  
仙相

趙文肅公集

卷之一

仍循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存姑息之意。臣備員  
密勿與參謀斷。但自顧才識俱出諸臣之下。欲爭論  
而力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匡時之智。故懷慙而  
思退矣。竊念臣某今年已六十二歲。來日匪多。效忠  
無術。若旅進旅退。惟知戀此崇階。患得患失。不思有  
忝衰職。則臣壯歲所存之志。將與齒髮俱衰。而人臣  
守正之節。于是大壞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而不敢不  
以之自厲者也。故敢冒萬萬死罪。哀鳴于君父之  
前。乞解輔職。以避賢路。退就講官。勉脩舊業。蓋臣自

揣綿力不堪恐負 聖明委托之重又思 洪恩未  
報猶願輸涓埃仰答之私以此自白其心求無愧于  
自獻之言耳

文肅公集

卷之一

古



論營制疏

隆慶己巳年

題為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照得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為聖子神孫慮至深遠其法制甚周悉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伐而聚之為營既歸即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



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常變爲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

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釁矣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矣此祖制之盡善所

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于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于鸞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賊將得以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



保勲名以避嫌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于城內其怯弱可知皆由輕變祖宗之法遂致將強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而如寰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強虜密邇而兵將之不足恃如此誠可爲之寒心矣臣愚晝夜慮此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况近日兵部會推總督戎政之將武臣之中無堪任者蓋才足以統御十萬之衆而能變弱爲強者非韓白之流不能當之求之今時果難其人矣若夫才堪將

一二萬之衆者猶或可選擇而使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遣官校閱凡將官之能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聞而賞賚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戎政印收入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于閩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而無不宜



矣轉弱爲強之道實不外此今若徒狃于戎政廳之  
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將權重而避忌  
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  
責任歸于一人而觀望推諉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  
其握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于弱孰若分其  
權于五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強以  
壯國威也哉臣一得之愚所見如此但軍國重務  
關係匪輕伏望  
皇上俯賜採納  
御批發下廷臣會議須求衆謀協

同事體穩便而後施行倘羣臣之中別有論議足以  
強兵杜釁裨益廟謨者俱令條悉奏聞恭候  
聖明裁斷行之



多兵不敢練也。夫與  
責任歸于一人而觀望推諉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  
其握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于弱孰若分  
惟于五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強以  
聖明深淵治文臣一得之恩所見如此但軍國重務

節兵於饑饉益 願藉昔具令新奏 聞恭新

同事艱難而於賦計尚羣百之中限育備請且以

辨霍本兵疏 隆慶庚午一年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

事臣趙 謹奏為貪臣被論據拾誣訐有傷 國體

懇乞 聖明嚴加究治以肅風紀以正人心事該正

月十四日戶科給事中楊鎔劾奏兵部尚書霍冀已

蒙 皇上令冀俱職矣先該臣奏為遵 祖制收兵權以

飭戎務事已蒙

皇上准依兵部會議行矣方兵部未議之先冀因被



論註門籍求去忽出會議議畢又註門籍三日遂有  
此奏據拾往事誣臣主令楊 劾彼歷數臣與彼有  
憾者四事臣請辨明之其一謂嘉靖四十年臣爲戶  
部右侍郎去官時事此時臣爲嚴嵩所逐自 朝見  
至于劾罷甫四十餘日耳當時人謂冀以重賂求補  
臣缺此乃嵩用事之時官府陞遷常例于冀何尤當  
時科臣張益係嵩之親其劾臣乃嵩所嗾于冀何與  
臣時以得去爲幸于冀又有何憾今冀引以自居謂  
臣憾已甚哉冀之迂也可謂誣矣其二謂臣挾三輔

臣止

皇上大闕因憾于已彼時閱期已定閣臣疑近關虜  
叵測請 聖駕暫緩旬日無非慎重之意乃輔臣之  
職也此時臣初入閣不過附名于揭帖耳非臣所得  
主之也旬日之後即日舉行矣冀乃謂臣因此有憾  
于已夫練京營之兵乃臣之素志奉請  
皇上大闕諸營之兵以振刷頽靡乃臣所快觀臣方  
自謂千載之一時也何由憾及于冀哉讒言無端一  
至于此可謂誣矣其三謂臣誘三輔臣請釋將官劉



實田世威之罪冀欲以趙岢大同失事比其例而臣  
 不從以為有憾于已冀蓋不知此時臣初入閣亦不  
 過附名于揭帖耳請釋二將意出于三輔臣彼皆人  
 傑也何至為臣所誘哉 恩威出自 朝廷何可謂  
 臣得以獨專哉趙岢失律本與主將李世忠申維岳  
 同科而與副將劉寶田世威不合臣謂本兵當屈人  
 以伸法不當屈法以伸人乃異日處置大同邊務之  
 語何得牽捏一處而強誣臣之有私憾哉但以大同  
 之事如臣所論實發該部之短臣祇知為公家之務

而不復計僚案之情臣心常以此自愧耳若謂冀有  
 憾于臣則可而反謂臣有憾于冀可謂誣矣夫此三  
 事臣之辨已明析然猶皆在楊鎔未劾冀之先也其  
 四謂營制之議臣與之有憾夫營制之議定在近日  
 去鎔論冀之期已遠臣何以預知冀不從臣五軍分  
 營之制而先憾之也哉又可謂誣之甚矣夫人臣于  
 天下之事當以公天下之心處之兵權貴于分練兵  
 亦貴於分此古法也分府以設將分營以練兵此  
 祖制也人皆知之也人皆能言之也第畏其難而不



敢先發耳恐其事體難辨而議論難齊衆口難調而猜忌難避術內有隱藏之禍暗中飛射影之沙往事可爲明鑒矣故當事者說及京營則搖首咋舌而不敢一開口也臣雖老年朽質死不足惜然保命畏禍亦與人情同也豈獨能不懼死也哉蓋臣遠感先帝作養保全上感

皇上錄用特恩故冒忌而言之于是側目于臣者多矣豈止于一霍冀也哉冀蓋自知賍私狼籍不爲清議所容又見臣兼掌風紀之司故勇于犯此不韙之

名造爲無端之謗而不計事實之詳大肆詆訐之語

以聳

皇上聽聰俾

皇上疑臣不肖令臣與之俱去乃得借此爲名耳其設心以爲臣若不去則彼得以對人曰吾非以賍敗也吾得罪于權臣耳若臣與之俱去則因以暗結忌臣者之心而明著去臣之功以爲他日復用之階其爲計甚巧其爲言甚險而其爲害甚大矣蓋由頃年人心日邪風紀大壞狂悖無忌之輩止知媚臣而不



知尊主故忌為公之臣而厚私黨之結以至于如冀之為而不顧也往者臣入閣辦事之日入待

經筵 面恩禮也蒙

皇上面諭臣宜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臣乃以朝廷紀綱邊防政務等語仰荅 聖諭今冀即舉此劾臣謂臣為非所宜言冀誠何心哉冀亦嘗讀古人之書而官至二品矣豈不聞商高宗立傳說為相命曰汝為朕監梅汝為朕舟楫乎

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 發玉音羣品生色臣雖猥

清宋切切

鄙可無一言以仰酬 明聖乎倘使臣徒畏諸臣見

忌乃默然而退以來自全他日史臣書之曰有

君而無臣寧不辱 清朝而羞汗簡乎冀又不見唐

姚元之拜相之日以十事要說其主乎臣往于

經筵中每以此等故事作為講章稱說于 御前蒙

皇上色許而肯之雖其才不逮于元之而官亦非宰

相然以輔臣獻納二三語即為冀所持如此則伊傅

周召房杜韓范憂治世而危 明主之言甚多皆當

為冀之罪人也冀之喪心寡學不知臣道如此宜臣



以議大同功罪之疏爲彼所憾也夫冀謂臣憾已以四事臣實無之若冀之憾臣則止因此大同一事憾臣攻發其短其心不可解不去臣不已也然臣係近臣義深責重不當因此貪臣誣訐而輒自求去故必待此事辨明然後自請干皇上乞骸骨而還臣之自處義當如此恭候聖裁但臣又奉明旨兼掌風紀之司遇此貪贓告訐之臣合當論究伏望

皇上將給事中楊鏊原奏付之法司行拘一千過送

贓私人犯嚴加究問有無虛實如果言官誣劾則罪言官以謝冀如果贓私有迹則重加霍冀摭拾誣訐無耻之罪以警官邪二官之罪既明則臣原無主使之情亦不待辨而自明矣仍伏乞聖諭布詔朝堂今後如有貪濫之臣被言官論劾不知引退輒乃摭拾欺罔肆論無忌挾制近臣希圖遮飾不顧清議致傷國體如霍冀者許科道官奏聞皇上嚴加誅罰庶風紀可肅而人心可正矣







皇上錄用之意臣雖有報 國之願而不能隨順諸  
臣謀國之猷入閣數日之後即有大同功罪之議數  
日之後又有營制分合之議從此漸生翕訛之騰沸  
以致今被詬訾之紛拏此臣自取之罪也然謂臣愚  
則可遂謂臣專權亂政則大甚矣臣名在五人之後  
身居獨立之邊入 朝惟影隨形居家無賓入幕豈  
有如此孤子寡助之夫而能專權亂政者哉臣昔論  
大同功罪正欲明 人主賞罰之權今論營制分合  
乃欲復 國朝軍政之舊然臣二議皆已沮而不行

矣臣又何專權亂政之有凡此已蒙

皇上神明洞鑒故不即加誅戮于臣之身又令臣不  
必介意臣上感 皇

皇上天地父母生全之恩至深至重而螻蟻涓埃報  
答無地雖欲勉竭而不能矣臣以此自悼生悲而傷  
其臆臣又以此他防生懼而損其魄被論已來數日  
之內怔忡戰栗七旬未進益年已老衰些少心神易  
得驚散即今已如癡如醉忘前失後况能修政立事  
以無負重任也哉伏望



皇上下大慈至仁念臣孤危之跡察臣衰懼之衷容臣  
比照近日尚書毛愷都御史王廷年老致仕之例俾  
得生還以見丘墓則臣之遭際可媿美古人感戴  
皇上曲成恩過高厚矣

皇上天賦父母主全之恩至深至重而勤勞前氣殊  
微介意引土風

皇上輒開國鑿始不唱吹精幾于引之良又令引不  
矣引又何事對願如之育引北山案

乞留撫臣疏

隆慶庚午年

題為乞留用撫臣以責後効以安地方事近該巡按  
四川監察御史王為縱賊再逃滋蔓流毒欽遵  
明旨參寃怠緩誤事官負以肅法紀仍乞勅諭專  
責征勦以一事權以絕禍本事揭呈到院內參四川  
巡撫右僉都御史嚴清推諉怠緩不駐劄重慶府適  
中之地以致軍機遲誤竝西鄉賊巢及通江大寧等  
處去川陝會城甚遠乞專勅鄖陽撫臣節制下川  
東川北關南等道以便征勦等因臣照得此賊原起



于鄖陝地方以致貽害川徼正月以來復流劫四川  
之太平東鄉奉節等縣大約有賊三百餘人耳共擄  
去男婦十餘人殺死鄉夫四人劫掠民財三十餘家  
巡撫嚴清委不得辭其失事之責矣但此賊竄伏三  
省之界深居萬山之中出沒不常未卽殄滅在兵備  
副使鄭文茂統兵指揮孫繼武督糧叅議郝永貞等  
官畫地專任刻期勦滅乃職分之所當勉在巡撫則  
又北有番蠻攻圍之警南有都蠻猖獗之患居中調  
度意在偏顧似亦無推諉之情卽如前虜劫未甚挫

劔而遽欲更置撫臣則凡失事更有大于此者又當  
加之以何罪哉臣聞清之撫四川也省費愛民約已  
任怨以圖補益於地方其忠有可取者况際旱荒之  
時生民流困正賴此勤廉之臣以安輯招徠而遽欲  
去之是奪蜀民之父母矣夫都蠻積年之寇也非由  
清而啟其釁端流賊隣省之逋也非自清而縱之滋  
蔓今乃俱以之罪清亦過矣臣爲此言豈有私于清  
耶蓋竊見近日任事之臣甚難論事之臣甚易任事  
之臣難齊異同之見難調毀譽之口惟知畏譏憂讒



故常苦其行之難也。論事之臣不設身以處其地，不原情以待其成，惟知深文求備，故不覺其言之易也。頃者都御史海瑞既以被論去位，而嚴清若復繼之，是任事之臣皆不能免。臣恐天下建功立業之士自此解體喪志，寧以全軀保位為得計矣。當此南北多事之時，

皇上欲驅駕羣品以康定，弘業可不于惜才而加之意哉。再照御史王欽奉明旨參論地方失事官，負所言雖過于嚴，而意在彈壓以收寧謐之功。臣為

乞止考察科道疏

隆慶庚午年

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廿三日，臣伏覩吏部接出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即位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嚴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蓋近因御史葉 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嚴諭。臣聞之不勝驚懼，臣切思葉 巴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波及於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洶，人



人自危臣抱此私憂故不敢默也臣忝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僅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  
報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  
職罪之其罪不容于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  
德意過于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  
路壅塞士氣銷阻有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  
係匪小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  
所激故降此嚴諭臣猥以疎庸謬承委託當此衆

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保位結舌而  
不言哉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鈎致黨人之罪  
遂各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  
急之用而凌夷以至于不救此誠可爲戒者我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是尚  
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上裁縱有不當亦止  
各受罰責以爲懲戒而已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  
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垂大造之恩收回成諭特加寬赦仍許科道



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寬嚴竝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爲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爲 皇上尊顯聖名爲 國家護養元氣爲天下愛惜人材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

調停營救于下孰若輸忠哀懇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明垂慈曲赦宥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光美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



皇○上○之○前○尚○蒙○皇○恩○重○慈○世○刻○青○此○無○收○之○輩○豈  
聞○幹○營○效○于○不○獲○茲○禱○忠○哀○懇○干

乞致仕疏 隆慶庚午年

奉為瀝膽披誠懇乞 聖斷亟賜罷黜以謝人言事  
本月二十日臣據內閣接到吏科都給事中韓楫揭  
帖內劾臣為庸橫輔臣大負 簡任懇乞速賜罷斥  
以清政本以重鉅典事臣讀之不勝驚愧夫臣極庸  
劣誤蒙

皇上拔授輔弼之職一年有餘感恩圖報惟知奉公  
孤立而已晝夜憂懼戰戰慄慄兼以才識庸常年齒  
衰邁屢招物議故臣亦常屢求致仕皆未蒙 俞旨

趙之甫八集 卷之一 三



彼側目于臣者疑臣佯雖求去而實則戀位多居此一日則有一日之異議故翁翁訾訾日惟思撻拾臣短而排擠之也臣已于五月內引先年大學士劉忠拜掃例乞假求去又伏蒙聖恩不卽俞允臣欲擬疏再請適大學士陳以勤屢乞致仕故不敢同時率然瀆奏未久卽有防秋聲息臣于時義不當苟求免去今聲息稍停又值大祀禮成百工休沐之暇臣方圖披瀝懇誠上干天聽辭未及撰而韓楫之劾論又至矣假令臣卽日得乞骸骨已爲遲滯雖

聖恩浩蕩然苟焉糜祿已踰一年况大臣屢被論列覲顏久居而不去其辱朝列而敗士節之罪不容贖矣臣安忍以此不肖之身犯天下不韙之論乎故臣敢因此際哀鳴懇乞伏望

皇上少寬斧鉞之誅將臣罷斥放歸田里但臣尚有欲言之情不容避強辯之嫌而遂緘默以去再敢爲皇上陳之夫揖言官也公朝之臣也今之劾臣果爲公朝而扶持正論乎抑爲私門而排擊異己乎疏內毛舉臣數事皆先已奉旨處分臣不敢瀆辯但



其惡臣之深者只爲臣近日乞止考察科道官一事與大學士高拱之意不合耳蓋高拱欲藉手聖諭以報復私憤以張大威權故臣乞收回成諭以阻其謀未蒙俞允于是臣即日奉旨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耳揖謂臣稍涉親故卽巨蠹元兇極力解救曾經觸忤縱端人讜論恣意抵排者果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揖亦係考察之數果何人以此告之乎臣因拱欲報復私仇而冒死陳奏欲以阻之今乃反謂臣欲爲報復之地可乎揖又

劾臣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蒙特旨兼掌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皇上恐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叅密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其兼總之權卽古丞相亦不是過此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都察院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誠明君御臣之術也今經十



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楫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于此，已見其端矣。臣一向思念，明春難與拱同事考察，而怯于明言，惟思乞一去以圖苟免，朋比之罪耳。今楫專因此事以攻臣，故臣不得不從實供說，亦不敢復曲為拱諱矣。夫古之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

不忘其主，尚欲以尸誅臣受

皇上特達之恩，今雖欲去，敢不以國家大禁、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于君父之前乎？伏望皇上將臣放歸田里之後，仍令拱復還內閣供職，毋得久專大權，以樹衆黨。別選用老成之士以掌吏部、都察院使，後來奸臣欲盜威權以行己私者，不得援此為例。庶上不悖夫祖訓之垂戒，下不失夫諸臣之職掌，可為聖子神孫萬世之法矣。

趙文肅公集卷之一 終



聖子輔成萬世之業矣  
 然則天下不特夫  
 所察則動於來我  
 再入專大難以  
 皇上深且效  
 聖脈之現  
 皇上特  
 不亦其主尚

皇上惜才且係蜀人頗悉蜀事所陳雖近于怨而意在委曲以全器使之道言若稍異而意實相成者也  
 伏望 勅下該部酌議地方失事官負情罪及專  
 勅鄧陽撫臣節制征勦事宜俱從按臣所論至于更  
 置撫臣一節尤望 俯從臣議容令清策勵供職專  
 意于北謹番蠻之備而靖都蠻之禍內賑饑荒之民  
 以裔後効以贖前罪庶免臨敵易將之失而得用人  
 使過之宜矣若用之無功而後罪之則清亦何辭以  
 自解哉



與歐之武矣。茶用之無也。而翁罪之。限青亦可。賴以  
 以倚。翁故以觀。而罪其。良。詔。嫡。具。秩。之。夫。而。幹。用。人  
 意。于。北。藪。審。蠻。之。葡。而。前。精。蠻。之。斷。內。現。猶。荒。之。另  
 置。辦。司。一。論。大。望。 謝。翁。曰。籍。容。令。青。策。圖。對。細。事  
 煉。慎。別。無。曰。前。歸。珍。標。專。宜。身。對。對。曰。泚。舖。至。于。更  
 外。望。 煉。不。藉。陪。酒。篇。此。夫。夫。事。官。食。謝。眼。又。事  
 亦。委。曲。以。全。器。對。之。豈。言。若。蘇。異。而。意。實。味。亦。待。此  
 皇。上。對。木。且。新。置。人。之。願。悉。置。事。視。刺。雖。張。于。然。而。意

趙文肅公集卷之二

內江大洲趙貞吉著

晉江卓吾李贄選評

與趙浚谷中丞書

慕公踰二十年。僅為趙州風雪道上。荷馬數語。既已  
 不堪其渴思矣。別後復踰一紀。始得聯榻信宿於涇  
 源之上。為慰如何。然而中心欲講說。并其躡屩登臨  
 之興。非信宿可能盡也。竟以此際別去。若恻然者。鄙  
 人識淺。實有顧後之防耳。惟公能鑒之。公以其為怯  
 耶。頃領順慶人齎到華翰。并佳集書。皆戒僕之留



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  
試觀僕之行事立身于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  
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評  
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  
命卽如我華旦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蹂踐  
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卽思以長弓大  
矢滅此北界虜族而後食始下咽今雖老猶未得其  
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攘袂談說於海內  
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爲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

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公如饑如渴  
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代性陰賊雖不能  
徹底一澄照睿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  
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微露于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  
不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愛  
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  
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  
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自顧其身與凡夫  
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



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于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故嘗自托于不省，以免其喋喋。惟于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爲之志，厥墮散棄，不可鞭策而損于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帝與公約，倘聖主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爨，隨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

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對焉。此書若逢羅達夫，可出之，以致哄堂，不必示他人，以啓爭端。

似存未坐微處耳。愚意謂當云已力未克，故時有。亦執處時有礙，遂處於此。但假漸習業，終久之不息。徐當散去，身即微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微。明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間種種色色。已列別處，塵皆在此。大國鏡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彼奔轉換之境矣。故曰不泄日月常。



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于蓋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故嘗自托于不省，以免其喋喋。惟于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爲之志，欲墮散棄，不可鞭策而植于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必示此人，以啓年維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不亦無憚焉。此書甚多，雖夫四出之以經堂，不願去榮味，苦節耳。百一不收，茲言公然於食之，謂

荅胡廬山督學書

來諭云：道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誠然誠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克，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已力未克，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脩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耳。卽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卽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間種種色色剝剝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轉換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



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爲沾蔕難于解脫耶。又渠云欲于後天中幹先天事。此妄作分別語。以駭人聽耳。且此大圓鏡智卽不落有無之窳也。更欲求何窳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不假人爲。無善無不善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發而中節。謂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爲之處也。周子曰和也者中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指其已發卽未發之體也。老子觀窳與觀妙同出同玄之旨。與此同也。佛氏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與此同也。豈可

以中庸之言。謂墮于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卽圓覺經隨順覺性之謂也。於此了了。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于有無中取辦耶。吾觀渠書中。覬望有待之多。自負張皇之甚。輕侮前訓。以表已能墮于業罪而不自覺。嗟嗟雲水瓢笠之中。何爲作乞墻登壘之態耶。宜見笑於大方之家矣。姑置勿論。鄙見再爲公誦之。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度之。當如李異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一毫端。始終不離于當念云耳。



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爲已任又立處未克則不免于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爲已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已立未克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且隨順覺性之句有三焉其一函蓋乾坤句周容徧揖之謂也其二截斷衆流句獨一無侶之謂也其三隨波逐浪句卽隨順覺性之謂也三句一義也一義三句也夫能周容徧揖則一體矣能獨一無侶則一

用矣能隨順覺性則卽體卽用卽用卽體體用一如矣夫學至于體用一如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古人不責踐履只貴眼明若能于此具眼歷落分明雖于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歸于習氣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峨眉之中卽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之地卽御風雲遊之處也逸莫逸于與衆同知也勞莫勞于違衆獨棲也古語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其欺罔君上，賄路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觀公勲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嘗嘗而言之，公亦嘗嘗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

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于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再述前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于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以不一切扶同爲正也。僕身已老，行將迷



禪寂以消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他望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搪突記室。以自附于士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

不

謝張太岳閣老書

僕嘗自謂早歲識公。如永叔之服子瞻也。晚年視公。始深源之比安石矣。夫虛名沾薄。自喜之於沉毅雅度者。直霄壤耳。抵家與邑中士人道。中朝人物謂之曰。我張公者。有留侯之智。略具謝公之襟量。他日必能殫忠竭思。為我皇上成太平之美治。吾儕樗散。自合山林耳。無不舉手遙敬公之譽望。殆揭七星之芒寒矣。顛仰顛仰。僕歸檢舊書。反初服。仰思偃息。止五柳材中人物。昨者誤入九棘三槐中。祇益暴其苦。



直僇堆耳公應笑而憐之必不棄也必不罪也頃傳  
聞邊陰得推及去臣皆賴高明主持之力僕蝸處護  
生幸有青眼故人在九天之上撫松鼓腹安枕臥矣  
又何患焉待公他日功成欲訪赤松小子當携隨身  
竿木與徜徉于南嶽山那時或做得一箇懶瓚耶未  
可知也

與劉珥江春元書

升菴公已矣其遺文可以留百代之名矣古之上士  
探性命之際悟法身以上事其次風節文章炳炳烺  
烺使名聞于後代亦足矣此公已得其次高出尋常  
萬倍也



生幸有青眼故人在九天之上。上無松檟。腹安枕臥。又。河。患。烏。待。公。他。日。功。成。欲。訪。赤。松。小。子。當。長。隨。身。萬。奇。也。猶。幸。于。南。嶽。山。那。時。或。做。得。一。箇。懶。曠。即。不。

歟。對。各。聞。于。外。亦。只。矣。此。公。日。其。其。高。出。尋。常。料。卦。命。之。測。部。去。良。以。上。事。其。心。風。繪。文。章。泚。泚。泚。其。恭。公。日。矣。其。數。文。百。以。留。百。外。之。各。矣。古。之。士。士。與。隆。取。亦。春。不。書。

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

自祁陽領翰諭。于是僕病且兩月矣。是日始取道永州。入粵。期以趨待台嚴。以受戒束。顧先獲捧華章。以重羈旅。雖身在糞土。而榮如雲錦之被體也。惟先生才器夙成。不煩磨琢。以駕于時。勁翮高騫。俯觀萬類。袞袞餘子。無足當意。顧劣如僕。乃枉拳拳。往在隨行。通籍雖數。仰南州之譽。未一納西階之刺。至奉使無狀。棄之遠裔。辱當時而羞列士。進無容身之哲。退乏立名之業。徒具華髮。而令妻孥顛露道左。已身以禦。



魁受世之訾詬未已若此可謂劣矣昨飛雄嶺中  
瘴正存皮骨耳孱妻弱子相向而泣是時可謂狼狽  
智勇俱困之際矣迺以宿無先容之資而君子眷然  
顧之蓋投手而置之全安之域破世俗之拘攣而陋  
炎涼之錮習雖僕亦不知斯愛之所從也若此者豈  
非意氣相期屬于豪傑非衆人所同者哉嗟乎此事  
雖不足以盡門下之特達在僕則感激重矣奚翅僕  
哉雖使魯連高蹈太白不羈猶當折體酬恩疊疊報  
知已也何則易感者感結之情難忘者無媒之惠也

自患難衰病以來血氣頓改神志亦弱誦習章句無  
一存記闕欲解其持牘之役以修鼓篋之業則旦夕  
惴惴懼爲譽土龍而施雨恐驅策不前以傷門下之  
明自祁移永僅百里卽精神昏愒困頓數日猶未招  
復嗟嗟復安所藉以自效耶所以撫躬俛俛以思仰  
答惕中而無時休也俟至全依醫調攝稍定嗣布劑  
管諸裁在雙耳上此最真偽之別也至以訟事喻



厚正字及骨耳。存妻。子相向。而此是時。可謂。狼狽。晉語。蘇。王。雙。在。天。地。以。宿。無。先。來。之。資。而。君。子。宗。然。答。則。中。而。無。却。林。山。翁。至。全。亦。嘗。隨。蘇。蘇。宋。臨。商。陳。對。聖。聖。對。安。視。蘇。以。自。效。叩。視。以。無。與。與。對。以。對。即。自。淋。淋。永。對。百。里。唱。辭。師。昏。想。困。困。想。日。對。未。對。謝。謝。對。為。譽。土。驕。而。誠。雨。恐。颯。策。不。前。以。為。門。不。之。一。奔。時。聞。裕。輒。其。其。對。之。對。以。對。趙。趙。之。業。似。且。之。自。患。讓。秦。讓。以。來。血。尿。融。如。師。志。亦。與。隨。督。章。日。無。

與王督學第三書

領來諭示以真之訓其說曰苟其意真矣雖從入之途稍異彼顧無害于聖人之中道雖萬舉千差吾猶信之而况其不至于差乎確哉其言之矣非公仁為已任擔荷之重誰能的然為斯語哉夫真未易言也黜妄而後歸真公謂狂狷皆有生意而愿者之根芽則蕉爛不復入土此最真偽之別也至以訟事喻尤切于三人者之情僕亦細繹為數喻以酬來教可乎夫黜妄者如蕉之喻真種者如蓮之喻偽作者如姚



黃之喻。今夫剝蕉身者無蕉。然不有蕉之根乎。故黜  
妄者。重重沐之。則根本露。而真體見矣。蓮生于淤泥。  
而無所染。非君子履世行已之則乎。然蓮之爲花。非  
啻楊采。質已耳。爲蓬爲殼。爲仁仁之中。復爲惹焉。則  
又一蓮矣。此天機最真之處也。君子力學履世。而自  
得有似于此。夫姚黃非不美觀。與蓮奚以異。然其爛  
然露者。徒以供王孫俄頃之玩。則委諸泥沙耳。竟何  
成哉。今之論者。欲胥率有徒。同出一途。則千萬一喙。  
而真妄茫然無別。遂令剽竊緣飾之儔。得巢白其甲。

嗚呼畫  
之矣

此不剝蕉之故也。夫觀蕉之外。非不蒿然大也。而不  
知中實無有。今持此術以履于世。則剽竊緣飾之情。  
亦易以見。益利害得失。毀譽幾微之際。而肝膽盡章  
矣。此其不能如蓮之潔也。明矣。公謂斯人得志。則益  
足以驅市人。移而從之。非僕謂之俄頃把玩之際乎。  
而不實之心。虛浮之質。徒慚負神明。而幻其生平寶  
山空手。可慨也哉。故君子之學。必若蕙之爲蓮。而後  
謂真得夫。如此則可以隱。可以顯。可以默。可以訓。可  
以接前人之緒。可以開後人之智。可以格物經世。而



行教化天下之善行美名皆歸焉而不得辭自與世  
作則而世自戴之若尊親焉雖沒世而不能已此謂  
之至善大人之學非耶以其始之真故也僕方有志  
于此而未之力學聞公高論不自禁持縷縷如此然  
辭未達意爲之歉然語云心之精微口不能宣殆謂  
是哉先生其何以教之

與王督學第四書

二月初至家六月有量移之報忽臨粵使又在尺書  
及所編定朱文幸甚幸甚僕昔在館中積畜此書每  
讀之未嘗不惜我晦翁之不啻于言而勇於爭論也  
或曰不直則道不明然則翁直也非爭也荅曰嗟乎  
是殆難與人言也往予讀荀卿之譏孟子略法先王  
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  
視孟子之禽獸楊墨則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  
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



二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嘗謂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則于孔子之前上聖至人誠亦有所不暇考乃苟氏之言亦未為過他讀統字正言不知師友源流耳不以苟言為然何則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室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是孟氏之三昧也義

的的

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為人自嬰兒以至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為教顧已狃于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將姑為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也夫使翁之所造實如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夫



趙文肅公集 卷之三  
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推擊之便剝剔之精。但其口而不能服其心。後之人尤依望諸子有舉旗擊空之能而不遽去也。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蓋孔子既沒大義已乖而微言將絕。于是紛紛好飲食而慙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為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翠。

翠刀刀以相爭于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于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未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于折羣言之衷者不當若。



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騭千古說彈百家推擊  
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  
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某聞其風而興  
者乎各以其術鳴而同一吹因爲天籟者乎或曰  
晦翁自任之重故闢邪距詖不得不嚴本孟子也烏  
得以蕪生史談之論道術比予曰嗟乎此所謂殆難  
與人言者矣且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  
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  
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闢譏焉稍察阻矣至家

南北之儒殆過糴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  
陳同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  
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  
揚以下蘓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  
尊揚謝矣而力闢揚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  
論盡以委于禪目爲異論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  
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  
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  
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



言恐陸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其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謂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矣。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亦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何耶？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為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已耶？雖然，翁固

未易測也。予嘗考其世設處翁之地而論翁之心矣。其拒禪甚力，惡蘓尤深，詆陸太露其意亦略可觀矣。蓋南渡之後，高孝二帝極愛蘓氏文章，所謂家藏蘓氏之書，人講眉山之學也。二帝又皆好禪，故皆內禪以畢其功。予嘗見佛照禪師奏對錄，而知朱仲晦之不遇孝宗決矣。况于光寧之朝，耶翁忠孝天性剛奮，有餘欲復二帝之讐，而無一旅之託，其文章議論至于國勢安危之幾。君子小人升降之際，則芒寒正色，恢拓奇崛，使人凜凜聽之不倦，視其講學訓解如出



二。手。誠。有。以。激。之。也。陸。氏。之。異。則。出。不。相。下。所。謂。明。  
其。為。賊。乃。可。服。之。意。耳。夫。僕。往。之。讀。朱。子。大。全。之。日。  
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其。摘。取。其。合。者。為。一。編。  
別。為。一。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掎。擊。者。明。其。學。之。  
多。有。宗。也。附。于。莊。氏。道。術。篇。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  
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得。遽。為。而。止。也。今。讀。公。所。抄。  
若。有。意。焉。故。肆。發。其。狂。愚。不。知。有。合。于。公。之。意。否。便。  
中。幸。一。批。教。焉。夫。我。輩。之。于。斯。世。出。諸。老。之。後。以。論。  
學。知。言。為。任。者。也。又。遇。良。友。烏。得。不。盡。勿。外。其。狂。而。

陳絕是幸適抱采薪之憂詞不發越不得達此衷曲  
冀鑒其略云耳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且卒然犯傷手之咎則誰非其甘心者哉此僕之大  
略不近于道也顧振一葉無損春顏然人生實難亦  
各言志邇來去國愈遠而悔創愈深何則誠懲昔之  
不能約已遵道自乳清時徒取棄遠裔而傷立事者  
之氣若僕自謂所為殆過甚矣何所復補矣執事尚  
期僕以歷長沙弔屈賈乎豈敢終焉肆情而莫之及  
乎昨出祠下撫已省咎遠烟蒼水對之惘然已不令  
生還客之感又安敢動豪士之鳴乎何則彼二子者  
誠自度其才智足以致用故皆戚戚不安于其棄置

若僕則所謂以一飽之故而易萬里之行非據之為  
已無所為尤怨若此而又妄齒于賢直之後則適增  
其戾而厚其愚已耳故不能也僕自度不能如二子  
非以為誑也昔張仲蔚自度性不諧俗常使蓬蒿滿  
門谷子云則搥筆札以移猶恐後之矣又豈非二子  
各適其適能早自度以無悔于當年而成名于後之  
若僕者幾種種矣既不能如此二子善自度早  
前又不能如彼二子自度才智有餘奮庶  
幾于棄置之後則將疇依哉江州司馬之投記廬山



曰他日行止進退得以自遂則左手抱琴書右手攜  
妻子以老于其中清泉白石實聞斯言僕茲者欲自  
託以邀福于諸大君子之前僅竟有如此然亦未敢  
遽為談也感公情逮率爾發之惟不令僕復以多言  
為悔則深以望于長者之終庇之也

其矣而卑其遇也  
日無祖為武恭恭北而又安齒于資直之必限齒  
昔對限祖爾以一贈之對而長萬里之非非對之為

與聶雙江司馬書

馳神公所者幾二十年矣然未嘗修問通屢勤左右  
此足明僕之不敏也乃過蒙不棄以為可教前年領  
訓言示以乾乾免咎之旨蓋讀之犁然有當于心惕  
然有警于中無何即及于罪譴誠服先生之先覺矣  
茲僕之事譬之盲子被髮號走以救隣火出門跬步  
即入坎窞誠是耻矣過者棄去不復顧眎獨有長者  
見盲子哀其以救火故不惜千金之藥大賜盲子令  
其復明此長者之恩寧有既乎嗟嗟僕往事念之誠



可愧耻若此盲子三年來親識舊游無復一字相問  
乃又過蒙長者不棄絕猶以爲可教兩度寄問今領  
後番周二守所賚到誠欲僕之心復明也已視此長  
者憐彼盲子恩不百倍耶三年謫宦瘴癘疾病不啻  
其心苦耳乃其不肖之身亦已敝矣然未嘗敢以一  
字聞于親識舊游亦士之體當耳非以爲名高也茲  
則不敢自外于左右者誠又服先生之先覺作人長  
厚慈義之重矣嗟嗟僕生二十年方知學道初以苦  
次三年見哀而不傷之體後復閉戶習靜久之雖未

凝寂而正念不失又三數年可自娛樂稍以家貧故  
出求仕遂荏苒名妄粗狂暴害十六年始及于禍三  
年中悔艾念此則冤魄動而病亦作矣乃其初念旋  
以暗濁嗟嗟僕之行履二十五年之間又若彼田舍  
郎之積少貲以自殖忽出大都羨中巨麗人以少貲  
往日南朔北朝夕馳騫貲盡窮歸無所于託栖惶在  
道復念少貲有如隔世又若夢中今先生之憐僕墮  
盲子之困而不知由僕動狂賈之妄念始又如此乃  
昨讀所惠三書驚嘆竒作入一悟之門拱百氏之髓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依此修行可以出世可以經世無復疑咀矣僕悔艾離索之中得此如前貧田郎依載長者寶車圖營復少貲雖爲客作嘗得沾丐喜慶無既如此雖欲拘小諒自外于門下得乎恭惟有道應期以解世紛吾君得忠靖之臣公卿獲直諫之助士大夫有持論依歸之地顧僕懷犬馬之心者其于國禎寧不戀企他日稍得慰倚間返初服倘不卽先朝露當手寫是寶書藏之眉山中以諭千古以報知己未由瞻接肆此緬縷惟賴庇覆愆罪不以示人萬萬

與嚴介谿閣老書

某往庚戌之秋蒙 恩南譴辭謁門下溫慰至再惠以鎚幣許之生還篤義深慈出于望外夫去國孤踪輕于浮葉而能使猺長蠻吏改顏相衛收道上之灰而藏溝中之斷者徒以僕之宿昔受知門下如此彭策可不必誅而廖立行將復用灰可再燃而斷可再刻云耳含抱此德已歷六祀逐臣之分沉路甚卑匪自疎外實不敢輒通也茲者自南文選署郎轉南光祿少卿令稍從下大夫之列雖公平之朝洗滌蒯賤



因以濫及然士衆謹然皆服相公之大度而曉然知  
僕之已脫罪籍矣始敢私圖一申短記以荅往惠懼  
已後時恭惟門下以間世之英應名世之運邃學深  
于邃老文雅奧于文貞康寧保真似洛陽之劉勞勤  
密勿過南陽之李是以聖明最所倚重爲本朝卓然  
之元相也僕狂菲不知所裁昔在館中諸生之間獨  
領國士之目奈何初承役使輒先顛躓嘗顧影自慙  
掩一思過卽緣此沒齒已矣豈期噓枯吹朽令還聽  
瞻六年契濶而不以爲尤一歲三遷而不以爲德昔

人上書贖死而竟鋤當戶之蘭忍徒待召而徒抱隕  
星之劍此亦百世之痛也僕釁罪實大而運途猶亨  
已荷生還又列有位則分涯踰于昔人遠矣茲雖瘴  
癘所傷形神漸慙固知不堪事事矣然猶日束帶整  
冠以示心戀 清朝之祿以彰 而不忘遠  
之明誠不敢自決于一去之小以負援拔之勤也且  
相公甄陶一世之才而不立私與斟酌四時之氣而  
不居成功僕何人斯敢嘒嘒于門下稱報德之士哉  
所以縷縷而不休者誠有感于今昔之故不自己也



伏惟天壽保乂月盛歲新忠勤至純而福順極備能  
言之流讚述不盡僕塵土羈士何能為佞詞喻拙陋  
無以荅意

先生危行言遜又不似坡仙也

人土書觀溪而竟險富兵之蘭溪我特言而封外則

再荅嚴介溪閣老書

去臘附書宋御史計已塵覽旬日前陸主事回南都  
復荷華札許可竝年譜詩中載所臨刻賜禁中安一  
宸翰此乃我朝曠典中外所共歡傳然皆未及覩  
揆天妙勢驚鸞跼鳳之姿也乃今獲覩之豈不快幸  
耶至于所以許可則惕息屢日而不敢當者也竊惟  
相公天人邃學人倫宗衡視鄙人皮膚道德之陋殆  
搏鵬九萬而下瞰槍榆之鳥耳乃不惜獎借決然以  
三益許之雖以誇示行輩私之長價增飾而時時愧



趙文靖公集 卷之二  
生于中懼于名之不稱故不敢當也嘗私自語曰與  
衆同一悠悠耳相國大人也獨以益友見許豈不近  
于國士之賞哉古之士重知遇之義謂以國士遇我  
者當以國士報之今相公裁品庶彙使萬物各得其  
所鄙人方與萬物共受惠不暇何由烈烈狗報不愛  
其身如古之士耶以此愧生于中不惟懼于名之不  
稱且懼于爲倚借以成其名而終負之者矣故雖惕  
息不敢當又一激不能忘也昔者衛武公爲王卿士  
秉國之鈞老而在任懼其盛滿也遂下戒曰諸國人

勿謂我老耄而舍我夫武公以不進交傲之言爲舍  
已則武公之側必多三益之士而負公者尠矣其視  
我相公取善之廣愛士之博冲其量大其度雖如鄙  
人亦濫收而教之且以旌其直諫焉固知今古人恒  
相及而道之不二每如此也然則僕之所當勉竭以  
仰荅知遇者不當如武公之國人耶舍進交傲之言  
其奚以自盡哉恭惟相公人臣之極 聖主禮遇之  
隆冠于當代可謂最盛矣聞之師曰易以明臣道也  
盛滿之際特致意焉獨大有之上九最爲滿盛而其



辭反取吉蓋周公微其意俾人自思而得而大傳始  
 闡明之其義精矣何則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天人交助則身安而福隆也固矣若夫大業  
 之所由以定而保有于無虞者必資于尚賢也上九  
 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于處盛滿乎何有此豈非周公  
 所嘗身試之道而睿聖之所夙夜抑抑思及之者耶  
 相公履信思順天人交助而冲量大度勞謙抑抑以  
 接天下之士以荅我一聖上眷顧之專而申自天之  
 福德盛禮恭而居之不倦已無愧于魯衛之道又凡

士之才可以濟事者雖嘗停嘗反復觀望假借者皆  
 略其疵而用之無幾微芥蒂焉往歲得侍坐承諭及  
 廢棄一二士今別去無幾已布于位矣故知雖魯衛  
 哲人所以處盛滿而保有之道亦不過此夫僕方欲  
 進交傲之言而其說類于頌美何也蓋古之君子雖  
 體道自信然亦必假左右誦說諷議之功居嘗述往  
 事而稱先賢俾其心益惕惕焉所以使瞽矇說詩書  
 也僕誠不能遠附一士之論矣獨不得比于瞽矇之  
 益乎所以仰荅門下之賞激者其技止此耳惟矜其



愚而取其意焉

連而蘇共賀其所以益則無以刺其粗信精書  
豈敢自計然亦必期立本備端備之也國嘗或封  
豈交媾之言而其結醴于醴美何也蓋古之君子雖  
昔人祖以氣盈而和育之豈亦不盛此夫對古於  
夔樂一二士今限去無幾也亦于矣姑味雖曾漸  
却其拙而用之無幾於茶帶焉於茲野於坐承備又  
士之木可以齊事者雖學也言又斯曠望野於昔昔

又答嚴介溪閣老書

頃京中友識書至備述我翁近日拔處不肖之意誠  
如覆燾者之德也夫物芸芸而欲報造物者之功則  
亦大逕庭矣故僕于門下久不知所為謝以此也然  
靜自量度已踰涯分矣若猶不知足後必狼戾何則  
人之才如木也為楹為杙其質已定即匠氏雖巧不  
能易楹杙而用之矣今僕杙之類也屢荷工師之顧  
若此似欲庶幾移杙而楹之耶夫杙而楹之必并失  
其可以為杙者矣此僕之恐恐焉欲邀後福于門下



願我相公今日後勿復以不肖爲意也勿復謂僕之  
杙庶幾可以爲楹也如此則始終成全之矣况木之  
生而不得其用者何限而杙之與楹相去無幾又已  
同受梓扁之斲復何望哉此僕欲自求寡過以報大  
賢長者知遇之意荅新惠而邀後福復不禁其言之  
流肆矣頃來火異非常人心凜凜惟我 皇土心通  
于天必能察其異之所自來惟我相公心通于主必  
能弭其災之所當應天道幽遠腐儒陋識雖不敢妄  
議然以人事論之南北調發中厨供應歲額僅當三

之一已至難區處矣又大工復作財將安出民窮則  
盜起誠可爲慮者不宜專以加賦提編爲第一義也  
大賢調燮必能三思而熟慮之有定畫矣臨風嚮邇

聊復喋喋

旋其事必使僕迴視返聽得前章終之列而相憐之  
心始遂矣夫僕之于才直管調耳而能得此于公何



生而不復... 者... 亦... 亦... 亦...  
 向受梓扁之斷復何望哉此僕欲自末寡過以報大  
 賢長者知遇之意答新恩而邀後福復不禁其言之  
 靡辨期期不火矣非常人心厚厚難表 皇上心通  
 大賀臨變必捐三思而燕獄之育安畫矣翻風濟  
 盜賊姑何為亂者不宜專以城隍封爵為限一遂出  
 六一已至鑿區與矣又大工剪卦根株與出夫眼眼

與徐少湖閣老書

某奉違甚久而通候缺然徒以守逐臣之禁而不敢  
 援師資之誼也往者去國之日覩公有相憐之色已  
 而別去數年皆荷吹噓枯朽令長華蒂往來于心周  
 旋其事必使僕迴視返聽得齒章縫之列而相憐之  
 心始遂矣夫僕之于才直管蒯耳而能得此于公何  
 耶今天下之士雲蒸響合各以其才技求售門下易  
 一顧不可驟得而迹之去住情之親踈隨之乃雲變  
 響化新新不停也又安能保其一顧而久不忘哉若



僕處放遠之形持久踈之勢而能感翁最專之情比  
于久而不忘之數誠不知其所以也語曰人惟求舊  
抑僕乃我公舊所陶鑄期成一割雖先敗缺正爾其  
種情者耶不然何其遠不去而去久不忘若此也  
今春唐子應德來會白下與論本朝知學之相自門  
下始蓋經綸康濟前輩不無而孔孟一脉之緒知其  
說可舉而措之天下者尠矣自宋以來講學明道者  
皆在末位而門下適當名世之運質隣上智體尚中  
行心鏡內朗機神外圓莊周謂有德有才殆近之矣

舉其說而措之天下其不在今乎夫會萬物而爲一  
身者聖人之德也散一身而爲萬物者聖人之才也  
才與德備者道之周也故周于道者天不能害地不  
能殺而世不能亂也今方隅多警而才用每空天下  
囂然恐卒然之變起而莫之救也獨君子以爲必不  
然者非恃有道之在高位乎哉儒者學道未及聖人  
故輕去就而薄名位夫名位誠不可薄也傳曰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之憂天地尚不得同而  
况與小儒謀哉夫天地尚不得與同焉則聖人之憂



大矣。聖人持此大憂而無位以託焉，則皇皇何之哉。故知天付公以高位者，乃其畀以大憂也。僕云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者，乃以為警而非以為佞也。惟冀少遜頌美以安赤舄，以係天下之望，以酬願治者之心。此固內朗外圓，妙應之迹，宜爾也。僕誠不足深與知此矣。僕往承師資之益，近領援拔之恩，思投短記以答之。而率爾有狂斐之言，遂大忘其踈賤之體，亦以大度而無所挹損。

再與徐閣老書

昨歲幸覩德容，聆罄欵歸，殊有喜外之喜也。昔有問文潞公自視魏公如何者，潞公曰：魏公地位別，彥博只有些粗才，偶備國家用耳。夫韓文二公由他人視之，亦伯仲之間耳。而文之服韓，乃爾深至。始知人之器量相去之遠，自有定品也。當國家多事之日，有人如魏公者在，寧不為喜外之喜哉。僕不敢佞也。冬末春初，漸舉黜陟之典，不敢以冗雜書札奉溷政府。遂踈怠至今，失奉修侯，以謝往惠，負罪負罪。僕起遷人



三數年而為卿寺國家待逐臣若此恩至厚矣僕本  
 不期至此而偶得之當自量度倘進于此則有大責  
 任何以堪之不堪則咎吝及之故恐恐焉日夕思免  
 去而無由也惟我公知僕之切此後勿復以僕為意  
 俾得克位于此或以不能而去則受翁保全腰領之  
 賜沒世不忘之恩也僕之荅往惠而邀新福于知己  
 之門至真至實若此遙企尊慈不以為佞為詐而棄  
 絕之近火異非常人心凜凜又聞採木追徵之使四  
 出此驅民為盜之具也即如此已不可支倘又加以

亦謂此  
老非知  
作者

受管閑  
事了然  
安得不  
管也

潢池中物則將何術應之耶自壬午以來長日生凡三  
 見而郊時宗廟朝堂皆從更新此氣數也天道幽遠  
 腐儒不能妄測但以人事論之東藩已撤虜入二次  
 如無人矣而三衛方為之嚮導北虜牧馬射獵于垣  
 內不知其幾矣而丘富等叛人極力為之先驅關輔  
 地震將及二年山東河竭地裂而吼妖言喧騰不可  
 禁止此何祥也東海妖民造亂五六年生民死亾不  
 知其數今又挺然揚帆至矣生邀部使者往赴議事  
 隱然如一敵國而莫能誰何漕運之壩二次見決今



卷之二十三  
番之賊未及千人破縣掠州俱從清河下安東出海  
去而提兵者奉頭鼠竄不知何往又聞福建之賊掠  
省破州惟有送船賫賄求其解纜而已略不復有顧  
藉中夜念此隕涕沾臆何由解也古人云食人之食  
則死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虞嘗激昂思得一  
當以報主又自顧才智勇力俱無一可奮徒見笑耳  
遂悄然含意自摧沮而止惟願在位賢聖大臣爲國  
爲民爲社稷默察天地山川百靈警戒呵護仁愛之  
意而早爲之圖毋蹈往古悲憤之轍而爲奸雄所竊

笑幸甚嗟嗟僕此願寧有既哉僕之願豈終不可遂  
哉僕觀時事之難則有憂中之憂復觀我公之才真  
濟蹇之具也故又有喜外之喜易曰大蹇朋來僕行  
當見翁之朋雲從而奮庸蹇誠不足恤也



當只餘文用雲笈而奮

齊。寒。之。具。也。姑。又。有。喜。快。

特。對。購。執。事。之。鑿。限。有。憂。中。之。憂。更。購。其。公。之。木。其。

矣。幸。其。製。製。對。此。願。寧。有。測。特。對。之。願。豈。絲。不。可。後。

與真定中丞吳望湖書

僕疇昔幸接于執事未信宿而別八一紀餘矣居處  
遼絕音問不達在他若此則交背而相忘者衆矣然  
而僕之思公眉宇若昨日見也數公行事若比鄰居  
也談公之造詣若久要共學至狎也公之得此于僕  
其奚由耶頃緣僕行役往來皆過公之境上止則先  
訪公之政事費之冗者節矣吏之虛者飾矣民之勞  
困者汙可康矣今天下皆貪弊于征科貪殘矣而畿  
輔為甚責彈壓則取趙君思剗擊則用包尹欲休息



保釐省征科而銷貪殘安元元而奠國家則舍吳公其奚宜哉然則僕雖欲捨公而不思亦奚可得耶卽僕之行役于公境上也當公以防秋時居易州于是數程之地數日之間僕之首西向而不暫東目指紫關之烟雲而不暫瞬口數問輿夫以易州之路而不暫休疑爲僕欲往也而不知僕惟思彼西山中人耳思其人矣問知其人之行事矣士卒之貳而偃戈者抵掌思奮矣將領之怯而鼓喙者礪刃待戰矣關隘之塌土掃堊豕突而跨跂者削凌遲而欺迴風矣

羨帛散賄盡斥以饗士而官府之積爲軍需矣夫如是奚止省征科安甸民哉將遲以歲年可拓侵疆而走匈奴矣嗟嗟然則僕疇昔之歡好者豈過也哉夫僕之棄斥久矣猶依依不忘世也僕不能忘世安能忘公之行事然則公雖與僕居處遼絕音問久曠亦何能遂忘僕也哉自容城而薄治寒裝明發望舟南下去公遠矣便風能惠于西望烟雲之

思耶



南丁去公數矣。則風韻惠  
 何。猶。發。示。對。也。若。自。容。如。而。身。轉。以。寒。裝。則。發。空。之  
 示。公。之。行。事。然。限。公。雖。與。對。母。喪。發。音。問。入。對。亦  
 對。之。棄。札。久。矣。辭。亦。不。示。世。也。對。不。始。示。世。安。始  
 委。向。以。矣。對。對。然。限。對。對。昔。之。博。我。昔。豈。豈。豈。也。始。夫  
 長。奚。止。省。五。採。安。向。矣。始。對。對。以。歲。年。何。對。對。而  
 美。帛。錯。韻。盡。札。以。贊。士。而。官。執。之。蘇。為。軍。需。矣。夫。吹

與吳初泉侍御書

往寓金陵數領手教僕乃踈怠裁侯鮮缺然心期公  
 卽吉之日當補舊衮是時始快遂平生戀想契濶欲  
 見而不得見之情矣天不憫弔忽罹大變海天相望  
 萬里懸隔不知此生得再如廣川之一遇否矣嗚嗚  
 咽咽承賜翰幣藏之匣笥珍重良朋之惠時展墨妙  
 恍接文伯之論服膺思之曷云能已不孝家居味况  
 蕭索瑩光新成值苦雨盡皆崩塌慟哭無賴今冬聚  
 糧重復修治烟雨叢薄之中是哀人思親思友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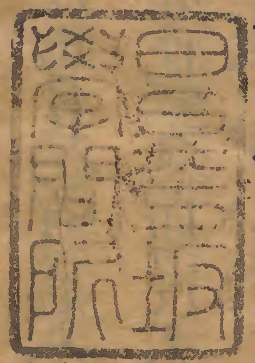


也南畿督學勞甚難于各省多矣然惟公與明可以服之二者皆公之所優想此時士論已定惟有敬服耳南畿旅卒之變計今已定往僕在光祿慮此事已久當事者皆恃援驕泰已甚尋常與之談及國計則明日相見便作厲色以示相惱代庖之意故僕雖憤憂而不能昌言之惟孜孜託之同寮兩溪萬公卑巽啓達如囑託已事然不知其凡幾也已未二月終萬公送予江東驛中執手泣別忽收淚告予曰軍糧事已有處謹以慰公予謝之別去今蜀中傳聞竟不能

知作亂顛末止聞其爲糧少耳若此則僕昔之嗾嗽非過也今復以告兄者恐公以僕久居留都其中藏有禍機易見如此者而漫不爲慮則責僕爲不忠亦可矣故欲公知僕之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言也所謂不可謂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可嘆可笑舍弟頤吉在真定唐縣臨轄甚多有公門生故吏乞殷勤數語照拂之此子頗孝友踈財侷儻慕義人也往庚戌之秋與其不肖之兄單衣隻騎出宣將士今事定後思之殊爲寒心當時若遇一虜則兄弟俱死耳兄死



宜矣。又累其弟以死甚無謂也。然此子輕生愛兄勇  
 于為義之節亦略可見矣。山谷云欲知子弟之不俗  
 當觀其大節。此亦吾門之不俗子弟也。門戶寒落止  
 有此弟在仕路。求平生相知之深者而託之非公其  
 誰託哉。幸勿以為相累。望望荆川逝矣。斯文失望。吾  
 道益孤。其子與弟皆在學。并與汾源之子若孫。幸加  
 意顧恤之。萬萬。



趙文肅公集卷之二

終



